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蔡立胜 译

Requiem for an Angel

最后四件事

The Four Last Things

Andrew Taylor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天使安魂三部曲(1)

最后四件事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蔡立胜 译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THE FOUR LAST THINGS

by ANDREW TAYLOR

Copyright © 1997 BY ANDREW TAYLO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8 NEW STAR PUBLISHER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四件事 / (英) 安德鲁·泰勒著; 蔡立胜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1
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一)

ISBN 978-7-5133-2676-6

I. ①最… II. ①安… ②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4258 号



最后四件事 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一)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; 蔡立胜 译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特约编辑: 赵笑笑 郑 雁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176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676-6

定 价: 138.0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前言

《最后四件事》是“天使安魂三部曲”的第一部，逐层深入地讲述了阿普尔亚德家与拜菲尔德家相互关联的家族史。三部曲中每本小说均自成体系，同时又浑然一体，阅读顺序并无先后之分。

第二部《陌生人的审判》讲述了一九七〇年发生于伦敦远郊罗斯村及其附近地区的故事。

第三部《死亡工作室》的场景设于座堂城市^①罗星顿，时间是十多年前。

^①一八八八年以前，英国被授予城市地位的先决条件是有主教座堂，所以这些城市又被称为“座堂城市”。

……当我凝视着一块颅骨或一具骷髅时，我也不能自认为掌握了死亡的真谛……因此我把普通的死亡警告放大为更具基督精神的备忘录——记住那最后四件事，那四个我们都避无可避的“点”：死亡、审判、天堂和地狱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，《一个医生的宗教观》（一六四二年）

序

简而言之，我们都是怪物，是人与兽的混合体……

——《一个医生的宗教观》，第一部第五十五节

终其一生艾迪都相信圣诞老人。孩提时代的这个信仰自然而然地植入他心里，而且他坚守的时间长于同龄人，最终带着满心的遗憾将它放弃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坚定的信仰，另一位圣诞老人：没有第一位那么清晰，从而也不会那么轻易遭到动摇。

这位圣诞老人是个人崇信的神祇，是小奇迹和意外之喜的根源。就是这位圣诞老人——此外还会有谁呢？——带来了露茜·阿普尔亚德。

露茜站在卡拉·沃恩家的后院里。虽然艾迪置身于漆黑的小巷之中，但露茜邻近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，所以不会看错。天空中飘着雨丝，她乌黑的头发上布满了晶莹的水滴，犹如闪闪发亮的珍珠。她的身影令他喘不过气来。她似乎正在等着他。一件提前送来的礼物，他心想。包装好的圣诞礼物，他走上前去，在门口停下脚步。

“你好，”他温和地小声说道，“你好，露茜。”

她没有回答，看样子也没有发觉他径直叫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她

的沉着把艾迪吓住了。他从没这样担惊受怕，以后也永远不会了。他们久久地盯着对方。艾迪看出她穿着出门常穿的外套——一件带风帽的绿色绗缝衣。衣服太大了，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。她藏在袖中几不可见的双手紧握着，放在身前，他估计她可能拿着什么东西。她脚上穿的是红色牛仔靴。

她背后那道后门紧闭着。屋里有灯光，但没有任何动静。艾迪从没像现在这样靠近她。如果他将身体向前倾一点，伸出手就能够碰到她。

“圣诞节快到了，”他说，“还有三周半，对吧？”

露茜猛然扭转头。四岁，已显得惹人怜爱。

“你给圣诞老人写信了吗？有没有告诉他你喜欢什么礼物？”

露茜盯着他，然后点点头。

“那你向圣诞老人要了什么礼物？”

“很多东西。”以她的年龄，话已经说得很好了，吐字清晰，一字一顿。她回头瞥了一眼亮着灯光的窗户，这个举动暴露了她手中拿着的东西：一个钱包。太大了，想必不是她的吧。她又回转身面对着艾迪。“你是谁？”

艾迪摸了摸胡须。“我是给圣诞老人做事的。”接着是一阵长长的沉默，他怀疑自己讲得是否太不着边际了。“你认为他是怎么进入那些房屋的？”艾迪扬手朝一排排屋顶、烟囱以及卫星锅挥了挥。房屋一排紧邻着一排，艾迪此时所处的小巷正是由两排后院之间的空当形成的。

露茜的目光顺着艾迪的手势望去，她踮起一只脚的脚尖，犹如一名身材纤小的芭蕾舞女。她耸耸肩。

“想想看。成千上万的房屋，遍布伦敦，遍布世界。”他见她露

出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“烟囱都不怎么用了，现在很少有人生火，对吧？可他自有办法进去和出来，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秘密。”

“秘密。”露茜重复道。

“在圣诞节前几个星期，他派我和附近其他一些人去查看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，用什么办法进屋最好。有些房子非常困难，公寓甚至更糟。”

她点点头。一个聪明的小孩，他想，她已经开始琢磨圣诞老人及其传说中的行为有什么含义了。他记得自己曾绞尽脑汁，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一个随身携带着大袋子的胖男人，是如何在平安夜进入每家每户的？他袋子里的玩具是怎么得来的？为什么父母看不见他？只有认为他拥有魔力，或者至少拥有超自然的力量，这些难题才可能得到解决。露茜还没有到这个程度：她也许感到困惑，但目前尚不具备根据怀疑得出合理结论的能力。她这个年纪依然怀有信仰。面对理解不了的东西，她自然而然地认为错在自己。

艾迪的皮肤有轻微的刺痛感。他的感官高度戒备，不仅密切注意着露茜，同时还在监测房屋和周围的花园。现在是薄暮时分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都正值秋冬交替之际，黑夜早早来临。日子变得潮湿、阴沉、寒冷。他踏入巷中后没见到一个行人。

巷外有车辆经过。迪厅低沉的音乐不绝如缕地传过来，令远处警笛的鸣叫更显刺耳，也许来自哈罗路。可这里万籁俱寂。伦敦到处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寂静之地。路灯逐渐亮了起来，将屋顶上的天空涂染上一层病仄仄的黄晕。

“看样子你要出去。”艾迪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露茜再次回头瞥了一眼屋子，估算自己和后门之间的距离。明白这层意思后

他紧接着又意识到，也许她并不怕自己，而是对门内怒气冲冲的主人心怀恐惧。

他急忙说道：“这个晚上适合出去走走。”不管这话说得是不是太唐突，露茜听了明显放松下来。她转过身，仰头盯着他的脸。

他把双臂搁在门上。“你要出去吗？”他问，似乎对她的行踪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，说话的神态像是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成年人在交谈。

她的头又往上一扬，这次引发的是激烈的内心斗争。“我要去伍尔沃斯^①。”

“你要去买什么？”

她压低了声音。“魔——”她忘了怎么说这个词，但很快就找到了另一种说法，“变戏法的，这样我就可以玩把戏了。瞧，我把我的钱包都拿来了。”她伸出钱包——大且长，适宜放在手提包里而非口袋，适合成人而非孩童。

艾迪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气。呼吸突然变得困难起来。人们总会遇到在宽容与禁止的边缘举棋不定的时刻。他知道安琪儿会大为光火。安琪儿认为凡事必须精心准备，按计划进行。那样，据她说，就没人会受到伤害。她厌恶任何临时起意的事情。一想到她的反应，他几乎失去了勇气。

但是他怎么能错失这个良机呢？露茜自己送上门来，他的圣诞礼物。谁曾收到过这样一件可爱的礼物呢？可有人瞧见了他们怎么办？他胆战心惊，恐惧，却又被欲望裹挟。

“远吗？”露茜问道，“我是说伍尔沃斯。”

^①伍尔沃斯（Woolworths）是英国一家百年零售老店，一九〇九年在利物浦开张，此后业务遍布全英，开设了八百多家商店，但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倒闭并被收购。

“不太远，你现在要去吗？”

“想去。”她再次回头瞥了一眼屋子，“可门锁上了，插了门闩。”

门的高度大约四英尺多一点。艾迪把左手伸过去，摸索了一会儿才够着门闩，他必须用力前后摇动，让门闩从插槽中松开。这对于一个像露茜这样年纪的小孩来说太难了，即使她够得着。终于门闩往后滑开了，传出金属相互撞击的声音。他神经紧绷，静等门开，等人的脸出现在窗边，等狗吠，等怒气冲冲的质问。从露茜的一声不响中他猜出她也在等。共同的紧张情绪让他们俩成了战友。

艾迪推了推门。门朝院内打开了，嘎吱声犹如一道漫长的叹息。露茜后退几步。她脸色苍白，神情专注，难以琢磨。

“你来吗？”他作势欲走，确定自己没有显露出丝毫威胁的痕迹，“要是你愿意我就用我的货车带你去，我们几分钟后就回来了。”

露茜又回头看了看屋子。

“别担心卡拉，你会赶在她发现你离开之前回来的。”

“你认识卡拉？”

“当然认识。”艾迪在这一点上很有把握，“我跟你讲过，我是替圣诞老人做事的，他无所不知。我昨天见你和她在图书馆，你记不记得？我朝你眨眼来着。”

露茜的沉默有了另一种意味。她现在好奇起来，也许消除了疑虑。

“我上周日还在圣乔治看到你，你妈妈叫莎莉，你爸爸叫迈克。”

“你也认识他们？”

“圣诞老人谁都认识。”

她依然犹豫不决。“卡拉会生气的。”

“她不会生我们的气，要是她想得到今年的圣诞礼物的话。”

“卡拉想中圣诞节的彩票。我知道，我问过她了。”

“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艾迪朝巷子走了一步。他停下来，转身向露茜伸出一只手。她没有再回头，溜出打开的门，把手放在他的手中。

1

对于那些毁灭自己的人，谁能对他们的良苦用心不报以同情？魔鬼如果有这个力量，也会这样自我了结……

——《一个医生的宗教观》第一部第五十一节

“上帝不会变，”莎莉·阿普尔亚德牧师说道，“变的是我们。”

她顿住，注视着教堂下方。她并非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些什么，也不是感到害怕，而是时间本身突然瘫痪了——停止前行，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。

她这种病始于孩童时期，但长大成人后犯病的频率便降低了，通常在情绪剧烈波动前发作，其特征是产生一种梦幻般的避无可避感。类似于……莎莉觉得，癫痫发作的先兆。这个能力也许可视为一份心灵礼物，但令人非常不舒服，看起来一无是处。

她的紧张感消失了。一片寂静，和以往一样。无人咳嗽，婴儿睡着了，小孩默不作声，甚至车辆的嘈杂声也减弱了。八月的阳光犹如炫目的瀑布，穿过中殿南面过道的窗户和南侧天窗，倾泻而入。她断定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。

莎莉在这世界上最深爱的两个人坐在前头第二排长椅上，几乎

就在她正下方。露茜坐在迈克尔的大腿上，蹙额望着上方的妈妈。她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本书和一个叫吉米的布娃娃。迈克尔刚好高出露茜一个头。当你看见他们的头如此紧密地靠在一起时，对他们俩的关系几乎不会产生丝毫怀疑——相像之处显而易见，要加以细致地分析是不可能的。迈克尔的双臂紧紧地拥住露茜，凝望的目光穿过讲坛和中殿的圣餐桌，投向上方的圣坛后落在陈旧的主祭坛上。他满脸愁容，她想，为什么她以前没注意到呢？

莎莉必须扭头才能看到德里克，但她知道他浅褐色的长睫毛下那双淡蓝色的眼睛肯定正盯着她。德里克之所以惹她心烦是因为她不喜欢他。德里克是教区牧师，体形清瘦，口才好得令人嫉妒，皮肤泛红，有一头近乎白色的金发。

其他多数面孔她都不认识。他们一定很疑惑我为什么干站在这里，莎莉心想，尽管根据经验她明白，这段时间是独立于时间存在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都睡着了，仅她一人保持清醒。

压力越来越大。她不确定压力来自于她的内心还是外部。这无关紧要。她汗水涔涔，工工整整打印出来的布道笔记粘在她汗湿的手指上。

像往常一样，这种时刻又令她心生愧疚。她注视着下面的丈夫和女儿，暗忖道，要是我的精神足够强大，我应该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，或做些建设性的事摆脱它。绝望如潮水般涌上来。

“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。”她说道，或认为自己说道，“而非我的。”

这句话犹如信号，时间再次流动起来。教堂后部有个女人站起来。莎莉·阿普尔亚德打起精神。现在该来的就要来了，不管是什么。但她感觉好多了，无论是什么事，总比等待强。

她注视着中殿。那个女人六七十岁，身材瘦小，松松垮垮地套着一件脏兮兮的米色雨衣。她怀中抱着一个塑料袋，像婴儿似的紧贴在她胸前。她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，帽子被拉得很低，把两耳都遮住了。一丛油腻腻的白发露在帽檐下方。今天天气暖和，但她一脸苦相，阴沉而冷淡。

“女恶魔，亵渎基督，背叛教义。”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紧盯着莎莉，即使在远处也可以看见从她口中喷出的唾沫。声音低沉单调，但显得很有教养。“不敬上帝的婊子，巴比伦的娼妇，撒旦的孽女，愿上帝把你和你的家人打入地狱。”

莎莉一声不吭。她凝视着那个女人，试图为她祈祷。即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也乐于把生活上的缺憾归咎于他。上帝难以找到，他的牧师就顺带成了替罪的羔羊。

那个女人的嘴唇仍在蠕动。莎莉极力把一连串越来越下流的咒骂摒除脑外。会众里扭转脑袋望向教堂后方的人不断增加，其中一些是小孩。不该让小孩听到这些污言秽语。

她察觉到迈克尔站了起来，把露茜交给坐在前排座椅上的德里克的妻子，然后迈步走进了过道。她也察觉到史黛拉朝西下了中殿，直奔穿雨衣的女人而去。斯特拉是教会委员之一，是个高大端庄的黑人妇女，做事向来不紧不慢。

莎莉眼中所瞧见的一切，甚至露茜和迈克尔，不仅在距离上显得很遥远，在重要性上也退居其次。这些东西对她而言仅是声音被调低的电视上闪烁的图像而已，她的心思完全放在戴贝雷帽穿雨衣的女人身上，关注的并非她的外貌或她在说什么，而是下面更深层的现实。莎莉竭尽全力试图弄懂她。她发现自己眼前竖立着一堵石墙，墙顶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。

迈克尔和斯特拉这时已到了那个女人身边。她像面对父母的乖孩子一样伸出双臂，一只手给迈克尔，一只给斯特拉。她终于闭上了嘴，但她的眼睛仍然盯着莎莉。在一刹那间，迈克尔、斯特拉和那个女人构成了一幅奇异而又熟悉的画面：也许是某个文艺复兴画作所展示的场景，一位毫无怨言的殉道者即将被拖往火刑柱，她凝视的目光穿过艺术家那不可见的脸——所处的位置正是她指控的人本应站立的地方——望向远处同样不可见的天国的光辉。

这个画面自行消散了。斯特拉用空着的手接住手提袋，她和迈克尔拖着那个女人从座椅旁经过，朝西门走去。他们的鞋子在明亮的维多利亚瓷砖上咔嚓作响，踩到集中供热系统的格栅上时则发出叮叮叮的声音。那个女人没有挣扎，只是在横着走之前一直扭转身体。这使她能够尽量回头继续盯住莎莉不放。

沉重的橡木门打开了。车辆的喧嚣倾入教堂。莎莉瞥见了阳光照耀下的建筑，黑色的栏杆和湛蓝的天空。门轴转动发出沉闷的轰响，门关上了。恍惚间，这阵轰响根本不像关门的声音，它更像硕大的翅膀拍打空气产生的嗡嗡声。

莎莉深吸一口气。呼气的时候，她的脑中闪现出一幅图画：一个天使，面容严肃，披着厚密的羽毛，纤毫毕露，辉光闪闪，双翅屈曲，泛起阵阵涟漪。她将这个画面抛诸脑后。

“上帝不会变，”她再次说道，语气严厉，“变的是我们。”

后来德里克说：“现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保镖，而不是教会委员。”

莎莉扭头望着法衣室的镜子，望着镜子里面正拿着把梳子捋飧一头疏发的他。

“当真？”

“我们不会是第一个。”他的映像向她露出了他作为牧师的招牌笑容之一，“当然了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不过你以后得习惯这样的骚扰。在肯萨谷我们会遇到各种骚扰，这里可不是某个与世无争的小郊区。”

这是暗中讽刺莎莉来此地之前所在的教区，一个远离圣奥尔本斯主教教区、遗世独立的中产阶级聚居地。德里克对肯萨谷的苦难统计数字有着一反常的自豪感。

“她需要帮助。”莎莉说。

“也许吧。我猜她以前也干过这种事。从我们主教教区的其他地方传出过类似的消息，有人对担任圣职的女人有着奇怪的想法。”他把梳子放入口袋，转身对着她，“周围有许多这种人，恐怕。我们只能咬牙忍受，或者确切地说是忍受他们。毕竟我们受到的骚扰远不止行为怪异的老妇人，还有形态各异、或老或小的酒鬼、瘾君子 and 疯子。”他笑了，嘴唇咧开，露出一口完美无瑕的牙齿，完美得都不像是真的，“也许雇个保镖并不全然是个坏主意。”

莎莉把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她原想说他们不能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措施，这着实令人羞愧，现在还时尚早。她刚开始担任肯萨谷圣乔治助理牧师的职务。给女性留出的有薪教区工作少之又少，她还没傻到在她任职的第一个星期日还没结束就与德里克作对。也可能她没有持公允之心对他。

她查看了一下自己在镜中的样子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牧师领^①仍然磨得脖子难受。她对这种领子所象征的东西向往已久，但现在动摇了。

①教士所戴的一种硬白领。

德里克是个高明的经理人，不会无谓地加剧别人对他的厌恶。“我喜欢你的布道，为你在这里工作开了一个好头。你看我们是不是该在女权主义和废奴运动之间进行更多类比？”

几分钟后莎莉跟着他穿过教堂到了教区聚会室，它的前身是圣母堂^①，于去年进行了改造，这主要归功于德里克不知疲倦的筹资天分。礼拜仪式结束后约有三十个人在这里逗留，他们喝着灰色的淡咖啡，想跟他们新来的助理牧师见下面。

露茜先看到了她的妈妈。她跑过去张开双臂搂住莎莉的两条腿。

“我要你。”露茜满腹委屈地低语道。她把布娃娃吉米紧紧贴住鼻子，表明她不是累了就是感到紧张。“我要你，我不喜欢那个脏脏的老人。”

莎莉拍着露茜的背。“我在呢，亲爱的，我在呢。”

斯特拉拖着迈克尔向他们走来。她四十多岁，是个好人，莎莉觉得。但做事一板一眼，喜欢唠叨个没完，对于职位赋予她在教区事务中的权力极为看重。迈克尔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恍惚。

“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你。”斯特拉骄傲地宣布道，好像这样的情况让所有相关人等都脸上生光似的，“布道非常棒。”她伸出一根长长的食指，戳了戳迈克尔的胸廓，“希望在忙活了那么久之后你们还有精力做周日的午餐。”

莎莉接过迈克尔递给她的咖啡。“那个老人怎么样了？”她问，“你们发现她住在哪里了吗？”

斯特拉摇摇头。“她只是叫我们走开，别烦她。”

“细想起来，真是讽刺。”迈克尔说，看起来像在对着手中的杯

^①供奉耶稣之母玛利亚的礼拜堂。